

郭学魁★著

激情

在军营里燃烧

JIQING ZAI
JUNYING LI RANSHAO

郭学魁★著

激情

在军营里燃烧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激情在军营里燃烧 / 郭学魁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
实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171-2856-4

I . ①激… II . ①郭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3232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出版统筹: 李满意

责任编辑: 葛瑞娟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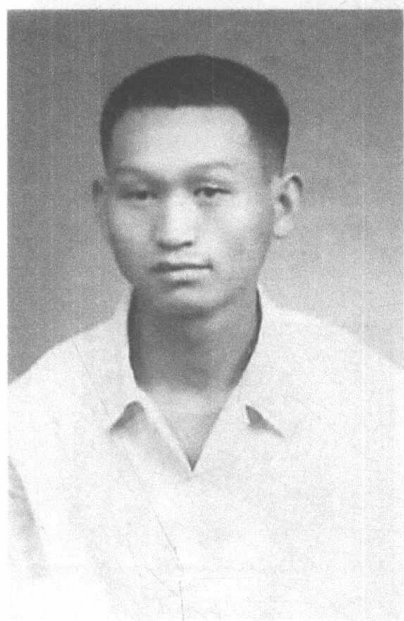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2.75 印张

字 数 185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56-4



1972年八一建军节，理发后的作者



1971年新兵连五班在刘胡兰纪念馆合影（前排右一作者，后排右一排长李子良，后排中班长董会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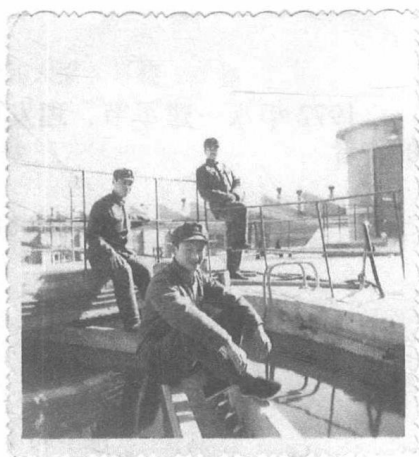
1971年作者和平遥的第一张照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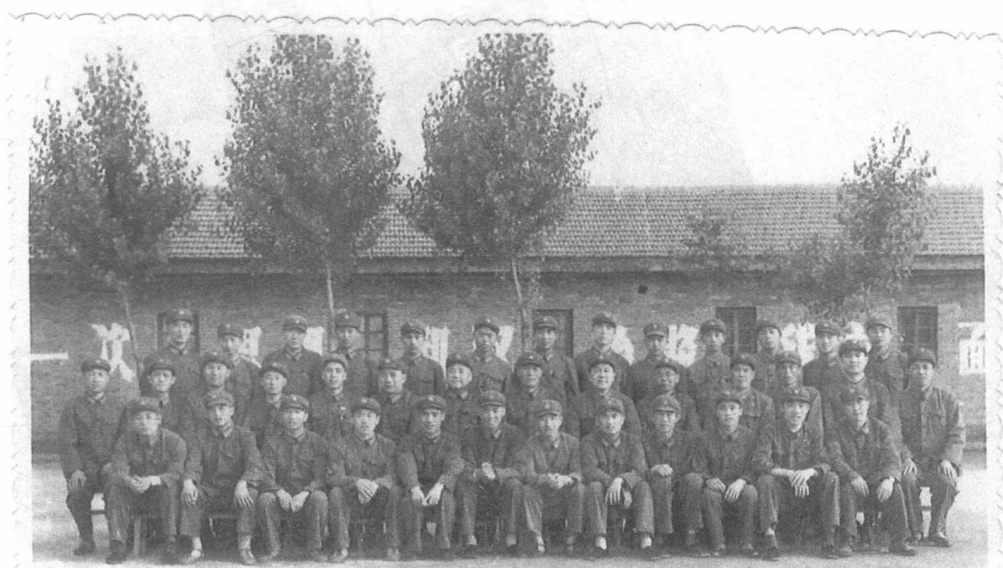
1972年作者（中）为战友作理论辅导
（左赵尚文，右赵尚武）



1973年作者（左一）在刘胡兰纪念馆与战友合影



1973年2月作者在师后勤部（印染厂）的生活照（后左张宜，后右陈德荣）



1974 年师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合影（中排左八为师长吴公平，后排左二为作者）



平远 jiaoliang

1976 年团光荣榜上的作者照片



天安门留念
北京一九七七年

1977 年 3 月作者到北京参加表彰会，在天安门留影



作者二次回政治部工作，报道组三人合影
(中作者，左杨宝红，右刘殿伯)



1983 年作者(左)为报道员牛腾正修改稿件



1996 年的作者

自序

曾经有人说，不当兵后悔3年，当了兵后悔一辈子。

这一“后悔论”可谓之精辟，可它却精辟到了错觉上，错到了本末倒置。

何以是错觉？抱此论者要么是没有当过兵不懂军人，要么是当了兵而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。

还曾经有人称军人“傻大兵”。可正是因为有了那千千万万“大兵”的“傻子”精神，我们才拥有了一个战无不胜的强大人民军队。

你知道军人是怎样走路的吗？

昂首、挺胸、虎视前方，步伐75公分——那是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。

你知道军人是怎样睡觉的吗？

鞋子摆正铺下10公分位置，背包带放在枕头下，睡着了都还“睁着眼”——那是随时出征的战备状态。

你知道军人的牙具是怎样摆放的吗？

一个班的牙具“一”字形等距等式排列，牙刷靠左牙膏靠右同姿向上站立，毛巾折叠成豆腐块摆放在牙缸上方中间——那整齐划一的形式里，蕴藏的是巨大的战斗力。

你知道战士的薪水是多少吗？原来不叫“薪水”，叫“津贴费”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战士第一年每人每月6元人民币（每年递增



1~2元),没有一个兵嫌少的!

我是一位服役13年的退伍军人。离开军营的几十年里,记不清多少次酣睡中喃喃呓语,又曾几度梦回军营,只记得曾经3次梦见又二次入伍当了兵。走出军营30年后,年逾六旬要奔七了,又曾两度与战友重返故地,相聚在部队撤销已久、营房也不复存在的老营地,追忆当年军营里的激情生活。这就是一个军人的军营情结。

当你读完《激情在军营里燃烧》,看到军营里那群人平淡而不平静、平常而不平坦、平凡而不平庸,甚至微不足道的真实生活,也许就读懂了军人的那种情怀,就会明白:军人就是为了祖国和人民,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,勇往直前的那群人。也许持“后悔论”者会感到,军人的那种“傻子”精神简直就是个谜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挤进体检队伍 / 1
- 第二章 两元钱两行泪 / 7
- 第三章 北京部队驻山沟 / 12
- 第四章 走进军营第一课 / 15
- 第五章 高烧 41.5 摄氏度 / 20
- 第六章 下连住进房东家 / 24
- 第七章 一顿 8 个馒头 / 30
- 第八章 延长入党考验期 / 37
- 第九章 入伍当年入党 / 39
- 第十章 新兵当上班长 / 45
- 第十一章 第一次三等功 / 52
- 第十二章 工作调动风波 / 58
- 第十三章 精神包办的婚姻缘 / 67
- 第十四章 第一次提干超龄 / 73

第十五章	第三次打石膏 / 80
第十六章	家属来队探亲 / 85
第十七章	1976 年不平凡 / 89
第十八章	二次提干又落榜 / 99
第十九章	人生观大讨论 / 105
第二十章	老兵独当一面 / 112
第二十一章	打响全团第一炮 / 120
第二十二章	上了《人民日报》/ 128
第二十三章	三次提干终未成 / 135
第二十四章	不是干部的干部 / 141
第二十五章	受命又回宣传科 / 148
第二十六章	说不清的身份 / 158
第二十七章	第三次三等功 / 162
第二十八章	盖了房子写《房子》/ 170
第二十九章	无奈离开军营 / 179
第三十章	走出军营情未了 / 184
结语 / 193	
鸣谢 / 194	

第一章

挤进体检队伍

20 世纪 60 年代末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愈加紧张，中苏边境事端连连，两国已接近战争的边缘，警示着我们国家强军备战，毛主席发出了“提高警惕、保卫祖国”“要准备打仗”的伟大号召。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，鼓舞着亿万热血青年踊跃参军的热情。

1970 年冬季的规模征兵开始了。

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的热潮在祖国大地的城市和乡村涌动，广大应征青年放下手中的一切活计，丢去心中的一切杂念，抱定一个志愿——“我要当兵”！

巧遇贫农代表

我们姚集高中 100 多名学生，纷纷报名应征。同学们心不向学的骚动，打乱了毕业前的教学课程，老师们也并不阻止大家“不守校规”的行动。期间，我虽积极报名应征，但在“僧多粥少”、征兵名额有限，大队没下我“米”的情况下，信心不足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当兵心切，无论有没有“米”，我们这些在校高中生就都去征兵体检站凑热闹。

那天上午，呼呼的北风，把我们三五成群地吹进了两公里外的姚集公社卫生院征兵体检站。



事有凑巧，巧能成事。进了体检站，我第一眼就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我的爷爷，这让我喜出望外。身为“贫下中农代表”的爷爷，是同大队会计主任郭德顺带队来的领导。在“贫下中农管理一切”的“大革命”中，大队里每项大的工作都少不了他参加。在我们那个3000多人的生产大队里，之所以推选出爷爷这个唯一的“代表”，不仅是因为他的贫苦出身以及3个儿子都是“国家人”的政治优势，而且因为他的正直和无私深受大家拥护。

成立人民公社以来，爷爷一直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，掌管着仓库的钥匙和秤。那把钥匙如同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保护神，那杆秤就是把握公与私的度量衡。十几年来，他把公家的一草一木都金贵金贵地管理得“姓公”，不容许任何人多沾光，更不会为自己家用一点点公家的东西，被领导和群众奉为“红管家”。我奶奶常“夸”爷爷说：“他除了那个啃不动的铁疙瘩秤砣，连根公家的柴火棍都不会往家里拿。”爷爷还是个种瓜的好手，年年为生产队种瓜守园，我经常晚上给他往瓜园里送饭。老人家既想给孙子吃个瓜又舍不得，就每次给我挑个烂瓜。因为瓜是公家的，孙子是他自己的，烂瓜不吃也要烂掉。这就是公私分明的爷爷。

我两个叔叔于1958年、1959年先后入伍，我们家多年以来都是双军属。军属的优待是无论工分多少，都吃生产队里的“高标准”。那些年，我们家里七八口人，只有年事已高的爷爷和我继母两个“劳动力”挣工分，母亲的家务繁重，可她要是少出个工，爷爷就会数落：“咱不能光靠军属吃饭！”爷爷一辈子争强好胜，六七十岁的人了，干起活来不服年轻人的气，看到哪个偷懒耍滑就嗷嗷叫地骂他们。

大家既敬重他这个老人，又惧怕他的威严，都说他一个保管顶半拉生产队长。就凭爷爷的这种代表身份和威望，尽管我们祖孙俩见面并没说一句话，我这个被大队列为号外的应征对象，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地获取了参检“特权”，也没经谁批准，就临时挤进了体检队伍。这是体检程序的第一步“初检”，也叫“目测”。以大队为单位的几十名应征青

年排着不成队形的队伍，接兵部队的负责人员和首长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询问他们一些相关问题，对他们进行初步了解。这个“初检”之前，大队里还有个“预检”，就是查一下应征对象的五官、嗅觉、体型等，我因住校没能参加。

“走一走”之后，我们就围住了接兵的班、排长们。他们与我们这些高中生很投缘，很有兴致地和我们交谈。1969年入伍的代理排长孙成爱同志，操着浓重的山西阳泉口音，呼着我（郭学魁）“郭树魁”，和我攀谈了许久。我这个低矮瘦弱的书生，却给这个既黑也不魁梧的排长留下了“还行”的第一印象，这使我更增强了应征入伍的信心。

又遇父亲带队

几天后的正式体检开始了。事有凑巧，我一进体检站，第一眼又看到了我的父亲。父亲是在“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运动中下放到大队医疗室的医生，他是与大队民兵营长张留根一同带队来的。我们父子俩同样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，我却又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较初检时人少了一半多的正式体检队伍。

各科体检基本一路顺畅过关。我身高一米六五，体重标准为45公斤以上，我恰为46公斤。就连父亲最担心的双目视力，因为我3年前曾做过双眼倒睫手术，竟也达到了1.2和1.5，内科健康指标均达标。只是在五官科费了点周折，40多岁的男医生，给我的耳、鼻、喉查验一阵子后问：“最近是流清鼻涕还是稠鼻涕？”我不知道流什么鼻涕好，就左也不是右也不肯定地答非所问。体检医生不耐烦了，“到底流什么鼻涕？”由询问变成了质问。这时候，我再六神无主，也不能因为一点鼻涕葬送了自己的参军梦啊。我就给体检医生透露出我父亲也是医生的信息，想要套套近乎，让他这个长辈高抬贵手，而后我如实讲了自己的病例。一个月前发烧引起习惯性流鼻血，这是最厉害的一次，以往惯用的塞鼻孔、冷水激、勒中指等等有效止血法都无济于事。折腾到半夜，

堵上鼻孔血从嘴里流，郭温学和李所两位同学陪我到了公社卫生院。父亲的同事郅医生用上了打针、药棉堵等十八般武艺，一个小时后才缓解了我的病情。由于失血过多，头晕得勒了一个月的毛巾，清鼻涕稠鼻涕交替着还在流。医生听完病例说了句“这不就妥了”，算是承认我“过关”了。

在“过五关查六项”的体检中，内科检查那一幕，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一进只一间诊室的内科门，迎面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。她那没有被口罩遮掩的微笑，一下子就消除了我身为一个“患者”以及“男性”的逆反心理。她温和地询问几句后招呼我仰卧在检查床上，接着用纤细温暖的手帮我敞开上衣，将被一个秋冬里产生的身体分泌物丰富了的棉裤，褪至临近“保密线”。她慢声细语地安慰我“不用紧张”的同时，两只热乎乎的手在我这个瘦不拉几小伙子的身上，从胸部往下直到小腹部，轻轻地敲，慢慢地摸，缓缓地推，悄悄地按。她那良好的职业素养使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。在这“一对一”的时空里，我怯生生地观察起她来。她的言谈举止告诉我，她应该是一个在当下微乎其微的医科大学毕业生。二十四五岁的年龄，显出了青春女性的成熟。本来有些黑的面容并不十分漂亮，可从内质里渗透出来的那种和蔼可亲，让我完全忽视了其他，此刻她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清纯无瑕的美好女子。苗条的身材显现出东方女性的丰韵之美；温柔、亲和、善解人意的气质，释放出了魅力；还有那并不装饰的秀发，飘逸得让你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。然而，不敢奢望的心理“消防剂”抑制了我年少萌动的情感火花，我只能将这位集敬业精神、职业道德和良好修养于一身的人民好医生，永远记在心中。

1 元钱的慷慨

体检期间，为了验血，我们还在公社大礼堂睡了一夜。验血后还有最后一项胸拍检查，俗称“透视”。公社医院没有X光机，要到距家15

公里的县人民医院，县政府设在老县城北9公里处的周口镇，所以县医院也在周口（现在的地级市）。

经过目测和体检各科的层层筛选，关关淘汰，步步“剔苗”，我们大队的几十名应征对象只剩下我们6个人入围“透视”圈。去周口“透视”的头天晚上，我去找串门的爷爷要路费。不大的村子里黑灯瞎火的，我只能满大街地呼喊，然后被也在别人家串门的父亲听到了，他出来给了我1元钱。我第二天凌晨就起床，走到坑沿用手捶开个冰眼洗了把脸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一路小跑到了7公里外的老县城公交车站集合点。带队的民兵营长张留根领大家挤上车后，我抢先为6个体检对象付了9角钱（1.5角/人）的车费。我如此慷慨却没能给带队领导买票，因为我只有1元钱。透完视，到了中午饭点，我兜里就剩1角钱，只有吃老同学李所的份了，他和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同学，又在一个被窝里睡了两年。

预备对象讨公道

我怀着“透视”顺利过关的喜悦，回到了将要离开的家，可这种喜悦没有过夜就变成了沮丧。到家后我得到“内部消息”，上级分配到我们大队的只有5个征兵指标，开始大队里没有下我的“米”，因为党支部书记冯应林另有打算：我们大队的4个高中生，马上就毕业了，除了参军或招工走的，剩下的就到朱庄小学当教师。可就在这体检的重要阶段，我却一路顺畅过关。大队领导对我这个“半路杀出的程咬金”又强挡硬推不得，只好把我定为预备对象。

“预备对象”，这个身份让我怒发冲冠，一夜都没睡着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跑到1公里远的民兵营长张留根家讨说法：“论家庭出身、政治条件（共青团员，还参加过县双代会）、文化程度、身体素质，我比哪个差，为啥我是预备对象？！”在我的强迫猛问下，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掩饰着做不了主的无奈安慰我说：“你的家庭出身等政治条件没谁比



得了，到政审定兵时，肯定能把他们比掉。”我出身于三代贫农家庭，是曾经的双军属，父亲是人民医生，二叔是军官，三叔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保密单位工作，我的政治条件的确没谁比得了。民兵营长虽如此劝慰我，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，因为政治条件不等于《入伍通知书》。我从张留根家出来，又直接跑到公社找武装干事李东升理论，出了武装部又去拜见接兵的排长李子良同志，当然还有孙成爱。空腹一路走来，我的充分理由一成不变，而结果也是他们不同身份的三级领导的说法如出一辙——“政审关能过关”。还别说他们这些领导是在用托词糊弄人，领导们的政治视角是正确的。在政审定兵的关键环节，一个正式应征对象因为有历史问题，被我这个有着过硬政治条件的预备对象给比下去了。

我郭学魁终于同李所、冯修体、张顺安、张群柱等5人，一起领到了商水县人民武装部于1970年12月25日签发的《入伍通知书》。

梦想成了真，我当兵了！